

回望远去的足迹



辽宁出版集团



自序

回望，就是回过头去看。

上了年岁的人，走过了坎坎坷坷的一生。经历了童真的无忌，经历了求知的渴望，经历了摔打磨练逐渐成长；也经历了为事业和家庭的操劳、奔忙；经历过花前月下的幸福时光，也经历过严冬酷暑的雨雪风霜。走过的路多种多样。暮年回首，再望以往，慰藉自己，也把警钟敲响。

回望，去看看那些走过的路，是怎样的荡气回肠。有的曲折，百转千回，履现窘相；有的平直，高歌猛进，一路坦荡。那些渐去渐远的足迹，至今留有挥之不去的印象。

回望，去审视那些做过的事，重新地掂掂分量。有多少年少轻狂造成的愧悔难当；又有多少高尚品格值得颂扬，堪称榜样。捡起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可真是意味悠长，甚至贻笑大方。

回望，去重新认识那些过往的人，去发现他们的寸有



所长。一幅幅生动的面孔，一张张熟悉的脸庞；健在的，逝去的……，性格迥异，品格多样。细看细想，却都有不同的光芒。

回望，令我童心不泯，激情奔放；回望，让我反思自己的人生，再现今生的过往。做错的事，拜求天地和亲朋的原谅；做过的好事，优秀的品格，后辈亦当效仿。把这些写下来，自己写自己，仅供自己和家人欣赏。



目 录

1	自序
1	第一部分 童年·故乡
1	一、辗转的童年
11	二、认识故乡
15	三、美丽山村
22	第二部分 求知·成长
22	一、初中三年
30	二、高中阶段
38	三、大学时光



45	第三部分 事业·拼搏
45	一、理想工作的召唤
49	二、独立工作的磨砺
57	三、永不停息的拼搏
68	第四部分 家庭·责任
70	一、女儿的成长过程
90	二、儿子的曲折经历
121	三、与丈夫甘苦与共
125	第五部分 感恩·思源
126	一、父母恩典
137	二、师恩难忘
140	第六部分 亲情·牵挂
140	一、我的哥哥妹妹
153	二、玉尧的哥哥姐姐
163	后记



第一部分 童年·故乡

一、辗转的童年

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我的父亲在北满免渡河车站工作，是一名铁路员工。父亲来这里工作不久，母亲也来到这里。从此，他们便在这个远离故土的边外小镇安顿了下来。

免渡河，地处内蒙古境内，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小站。火车站内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东北人，只有站长和关键岗位是日本人。为了保持稳定，站内的日本人，对中国员工表现得客气、友好。

当时，免渡河这里还是地广人稀，肥沃的黑土地上杂草丛生。出身于农家的勤劳的父亲，不忍心这么好的土地荒芜着，便利用休息时间开荒种地。其他的中国员工也是同样。大家用勤劳的双手，辛勤的汗水，竟然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每家都开垦出十几亩地。秋天的收成自然是自



给有余。于是，各家各户开始养鸡、养猪、养牛、养羊、养牲畜，有的人家甚至养车。父亲和他的同伴们拿着工资，种着庄稼，亦工亦农，自得其乐，过着舒心惬意的小日子。这期间，原本体弱的母亲，因为农活的磨练，身体也逐渐硬朗、结实起来。

祖父母每年都享受父亲的免票待遇，到免渡河来小住一段，散散心，同时，也帮父亲忙地里的农活。

我和哥哥、妹妹兄妹三人，都出生在免渡河。当时家里生活宽裕，父母身体、心绪极佳，视我们兄妹三人如掌上明珠。所以，在这里留下了我们幼年时期曾经的欢乐。

性格急躁、倔犟的父亲，有一次和一个日本员工争吵起来。这个日本人骂父亲“亡国奴”。这对父亲来说是奇耻大辱。他不甘忍受这种侮辱，找到日本站长告状。日本站长当即打了那个日本员工，也安抚了父亲。虽然如此，爸爸仍觉得他们是在做戏给中国人看，心里总是忿忿然。从此，在他心里萌生了辞职、回家乡种田的念头。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车站里的日本人撤走了，代之而来的是苏联人。当时人们传说着“小鼻子走了，大鼻子来了。”父亲不想再为外国人工作，他怕再当亡国奴，再受外国人的气。于是，毅然地辞去了铁路上的工作，决定回辽南自己的故乡去种田。



一九四六年春节过后，我们踏上了回乡之路。当时，父亲身上带着近两年因交通不便，没有寄回老家孝敬祖父母的钱，押着大件行李，头一天起程，准备先到哈尔滨安排一家人的住宿。而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和居家常用的几件行李，是第二天起程。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谁也没有料到，父亲的车在到哈尔滨之前，遭遇了土匪。他们抢走了父亲车上所有的行李和父亲身上所有的钱，便一哄而逃。

万般无奈之下，父亲不得不去母亲的一个远房侄子家落脚，等待我们的到来。

又一个困难接踵而至。因为战争，哈尔滨至大连的火车停运了，我们的行程被迫中止。只好在哈尔滨租房暂住下来，等待火车通车的那一天。可是，等了一天又一天，过了一月又一月，不知不觉之间，一年过去了，通车的信息却是遥遥无期。

这一年来，为了生活，父亲开了一个小小的饺子馆，可是极不景气。这哪里是长久之计啊！爸爸心急如焚，加之生活的困窘，患上了严重的脚气病，双腿完全肿胀，走路十分困难。就在这时，哈大铁路终于通车了。我们终于告别了客居他乡的生活，踏上了回乡的路。

在一九四七年的春末夏初，我们终于回到了父亲日期



夜盼的故乡——盖州县门家漠洛村。

对于小孩子来说，换一个环境，面对一些新面孔，就好像整个世界都变得新鲜了。而且，叔叔家的哥哥和两个姐姐对我们很好，我们觉得有了个安稳的家了。远离了那窘迫的生活，远离了一路上的颠簸。所以，我们三个孩子自然是喜不自胜。但事实上，厄运并没有离我们而去，一场新的灾难，正在逼向我们。

这是一九四七年的春末。这一年，正是老百姓所说的“粮荒”之年，是个大灾之年。家家户户食不果腹，要以野菜充饥。我们这个中等之家，本来是可以维持。可这一下子回来了五张嘴，给这个中等水平的家庭，立刻带来了危机。而且，我们这次回来时两手空空，身无分文。他们不相信我们会如此落魄。祖父和叔婶整天不高兴，父亲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是束手无策。

这样的日子过了没有几天，祖父终于提出要分家，要我们五口人搬出去单过。因为家里没有我们的口粮。如不同意分家，祖父就以死相逼。他完全忘记了父亲在外工作时，对这个家里的贡献，也完全不顾及他与父亲的父子之情和与我们的祖孙之情。

由于父母多年在外，对家里的境况并不清楚。虽然祖父母每次去免渡河时，也每每说些家里用父亲寄回的钱买



了什么牲畜，买了几亩地，但这都是两年前的状况了。近一、二年，因战争造成了交通中断，通信不便，所以对家中现在的情况并不知情。甚至对叔叔又娶了新婶婶，父母都不晓得（原来和母亲相处很好的婶婶，因为生病，早几年故去了）；加之我们这次在大灾之年回乡，扰乱了祖父母和叔婶的正常生活，分争了他们的口粮，父母亲总是觉得心有歉疚。于是，父母亲不得不听从了祖父的安排。就这样，叔婶如愿以偿地把我们驱赶出他们的平静生活之外。

家，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分开了。给了我们三间正房和七亩薄地，还有一些简单的农具和生活用品。而家里的粮食、牲畜、大车都没有进行分配。

这种极度的不公平，让祖母又气又急。她不忍心对我父亲隐匿财产；也不忍心看着我们一家五口挨饿；更承受不了良心的谴责。毕竟她的大儿子对这个家的贡献是东西两院的大家庭中，众所周知的。老人家整日以泪洗面。可是，在这个男权至上的家庭里，祖母的话无足轻重，她只能急在心里，气在心里，痛也在心里。结果，急火攻心，分家后不久，祖母便双目失明了。

分家后的我们，将如何度过这一年漫长的夏、秋两季？五口人吃什么？怎么活？能否活下去？……？所有这些，是摆在父母面前的最大难题。这时候，是父母的为人，是



上天的庇佑，是被不公平激起义愤的东西两院的堂伯父们的周济，尤其是我的姨妈姨父的全力资助，才使我们这个五口之家，熬过了这一劫难，没有被饿死。

姨妈家住在盖州城里，有一间做鞋的小作坊，名字叫“人和玉”鞋店。姨父为人谦和，讲礼仪，重信誉，鞋店曾经十分红火。但是近几年因为战争的影响，特别是“粮荒”的影响，鞋店的境况已经是大不如前了，不过生活还算宽裕。姨妈一直身体不好，勉强料理着家务。只是家里没有孩子，难免有些冷清。考虑到百年之后的香火有续，他们过继了一个儿子，是姨父的亲侄子。

现在，为了帮助解决我们家的吃饭问题，除了经济上的资助以外，还决定帮助母亲抚养一个孩子。这真是雪中送炭。向来不愿接受别人帮助的、刚强的父亲，不得不向命运低头，接受了姨妈的好意。父母当时把这个活命的机会给了我，不谙世事的，从此到姨妈家过上了安稳的、温饱的日子，离开了父母兄妹，远离了那种吃糠咽菜都保证不了的生活。

因为粮荒，在姨妈家里，大人们只能喝粥，而我和过继来的、大我十岁的表兄，因为正在长身体，每顿都有半个或者一个玉米面饼子。闲暇时，姨父就教我和表兄认字、



写字，还教我们学数学、练珠算。在那个年代，真的没有哪个平民家庭，对孩子进行学前教育，而我，却有了这得天独厚的机会，这为我此后的学习和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不知道在困境中的父母和兄妹，这半年来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饿。只是后来听说，妈妈每天抱着妹妹，带着哥哥，去地里挖野菜；爸爸每天拄着棍子，拖着肿胀的双腿，去地里干活（当然，也不乏有堂伯父和堂兄们的帮忙）。他们吃野菜，吃得面色发灰，全身浮肿。不管怎样，他们总算熬过来了。

在我七岁的那一年，我在姨妈家上学了，成为盖平县第一完全小学校的一名学生。因为我从姨父那里已经学会了加、减、乘法，又认识了很多字，所以，小学一、二年级的课程，对我来说，早已不在话下；唯有体育课，是我最大的困难。因为我自小就有一个毛病，时不时的就会晕倒。上学以后，课间操老师讲话时，课间休息同学们玩丢手绢时，体育课站队时，踢毽子时……，都曾经晕倒过。姨父觉得，毕竟不是自己的孩子，一旦出现意外，哪次晕倒后不再醒过来，他们不好和我父母交代。便一再向学校提出要求，不要让我上课间操和体育课。学校只好答应，会临时考虑，限制我的部分活动。这样一来，在我童年的



记忆里，除了跳皮筋以外，我极少参加体育活动，什么跳绳、踢毽子，什么拍皮球、练杠子，我都至今不会。

姨妈的身体越来越差。当时，我还不知道她是什么病，只知道她整日整夜地咳嗽、喘息、吐痰，动一动就要喘息半天。只要在她旁边，永远能听到她嗓子眼里的呼噜呼噜声和来自胸腔里的啾啾声。多年的疾病，害得她骨瘦如柴，双肩隆起，一双美丽的大眼睛，也开始变得浑浊、呆滞、无神，而且稍稍还有一点向前凸起。看到姨妈整夜坐着睡觉，张着嘴、端着肩、艰难喘气的样子；听着她嗓子里、身体内相伴着发出的声音，我常常会痛心地想哭。可是姨妈不允许，我就不敢。

拖着这样的身体，还要照顾我这个不懂事的外甥女，而我，连偶尔给她倒一次痰盂都极不情愿。现在回想起来，我恨不能狠狠地责打自己。我恨我自己比同龄的孩子更不懂事些。

就在我上学后不久，大概是因为姨妈身体的原因，大我十岁的表哥结婚了。他的妻子是我舅舅的女儿。这个表姐端庄、贤淑、勤劳、善良。她完全全地继承了荀家的家教，像她的两个姑姑一样的心灵手巧，一样的善解人意。记得她结婚后给我做的一件粉色的连衣裙，成为当时小朋友最喜爱的衣服，就连我当时的老师，也赞不绝口地说：



“太好看了。”这件衣服，我视为珍宝一样，直到小得实在不能再穿了，我仍珍藏了多年。

表姐的到来，减轻了姨妈的负担，洗衣、做饭这些事，完全由表姐承担了。表姐对我很好，在我的身边，又增加了一个疼爱 and 迁就我的人。姨妈这时候能够得以休息了，脸上也会偶尔出现开心的笑容。这时，也是我最得意的时候。

小学三年级的秋季，我已经九岁了。这时候，我家里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阶段。

在好心人的推荐下，依据父亲原来在铁路工作的经验，经过考试，父亲又回到铁路上班了。这一次，铁路是中国人自己的铁路，经历了颠簸流离的痛苦，饱受了穷困潦倒的摧残，现在要为中国人自己工作了，父亲踌躇满志，精神抖擞地奔赴离家近百里的许家屯火车站上班了。从此，我们家彻底摆脱了那如影随形的厄运，开始过上自食其力、不再挨饿的生活。当时，虽然父亲的工资不高，但却有了保障，有了固定收入；家里的地，靠母亲和哥哥，以及亲属的帮忙，马马虎虎地种着，收成自然是不高。不过，由于家里只有母亲和哥哥妹妹三口人，生活倒也过得去。与过去的向人求助，朝不保夕，已经是天壤之别。

而这时，姨妈家的生活却开始拮据。鞋店倒闭了；姨父也因年岁大了不能工作了；表姐有了孩子，也不能去参



加工作；姨妈依然病着。全家只靠表哥一个人在沈阳工作的工资生活。姨妈家的生活逐步陷入困境。于是，父母决定接我回家。

我从此结束了在姨妈家的五年生活，真正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到母亲的身边。

回家以后，母亲总是在我的耳边提醒着我“你要这样”，“你要这样”。有的时候，我会高兴地接受，可有的时候也很烦，很不情愿。但在母亲的坚持下，我逐渐由不适应到适应了这种新的生活。

在这个家里，我再不能像在姨妈家那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了。我要学哥哥妹妹那样，帮妈妈收拾桌子、烧火、洗碗；我要和哥哥妹妹一起去挖野菜，回来喂鸡喂猪。秋收以后，要去地里捡回遗落在那里的粮食，秫秸，再晚些时候，要去地里打楂子做烧柴。春夏两季，我要帮妈妈和哥哥去地里间苗、拔草。

在这个家里，我再不能像在姨妈家那样为所欲为、独霸一切了。那时有姨父姨妈的宠爱，有表哥表姐的谦让，我骄纵咬尖儿。而现在，哥哥只大我三岁，和我是一个班的同学，家里的重活都是哥哥干，我理应谦让与他；同时，我又是妹妹的姐姐，我也该向表哥表姐凡事让着我的样



子，……。或者说，我们是完全平等的三个人。所以，所有的东西，都要一分为三；所有的工作任务、能干的家活，都要三人合一。由独一无二到三分之一，这是我很快就想通了的一件事，但做起来，开始并不十分情愿。好在有妈妈的不懈坚持，我也在不断长大，很快便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二、认识故乡

一九四七年，我初回故乡时，在这里只住了不足二十天。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所以，我对故乡的一切，既不熟悉，也无感情。而这次回乡，一到家就实实在在地感到亲切，有着极强的归属感。因为这里是我的祖辈和父辈生活的地方，这里就是我的家乡。尽管当时还没有“自己是这里的子孙，将在这里度过我的一生”，这种深层次的认识。只是觉得这里有母亲，从此，我将生活在妈妈身边了。仅此一条，也就足够了。而且，这里的生活空间比城里的大；这里的亲人比城里的多；就连喝的水，也比城里的甜。所以，我快活得像只小麻雀，整天是跑着跳着走路，吱吱喳喳笑个没完。大家喜欢我的天真活泼、无忧无虑，我也逐渐喜欢上了家乡的人，家乡的土地，家乡的一草一木。

我的家乡叫门家漠洛村，是个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地势比较低洼。村子的西边和西北，大约七、八公里外，就是渤海。村子里的人大多以种田为生，少数人也有去海上打鱼的，过着半农半渔的生活。而我们康家，是历代为农。

因为地势比较低，所以，村子里家家户户的房子，地基都垫得很高。从房门口到大门，逐渐降低高度。房子的后门外，有一个二米多宽的平台（房子地基），然后一个陡坡，几级石阶，才能下到房后的园子里。园子与外面的街道之间，有一道一人高的土壕，将园子与外面的路隔开。

村子里，几乎是清一色的平顶房，墙的下面是石头，上面是青砖砌成。看起来，整齐洁净。

我们康家住在村子西头最前面的一条街上，左右排开，三个几乎同样的院落，每个院落是七间正房，两端还各有一间耳房；各有东西厢房三或五间。厢房的南侧，则各有一个猪圈和一个大牲畜棚，然后便是南面的院墙和中间开的大门。这样大的院子，现在想来，大约有三十米长，三十米宽。这三个院落里，分别住着祖父兄弟五人及其子孙们，是分居后的一家人。所以，各家各户互通有无，有了大事小情，也能互相帮衬，毕竟血浓与水。

我家住在中间的一个院子的西上房。在这个平原的乡村里，冬天没有青纱帐的遮挡，放眼望去，一马平川的原